



闲读随笔

经权之间

文 / 周鲁霞

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》一书载: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,郭沫若给出了“凡事有经有权”的评价,毛泽东对“有经有权”一语十分欣赏,引郭为知音。所谓“有经有权”,意指“讲话”中既有普遍的规律、经常的道理,又有一些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权宜之计。

孔子最早意识到经权之紧张:“可与共学,未可与适道;可与适道,未可与立;可与立,未可与权。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大致意思是:在一起为学的人,未必皆能得道;即使能得道,未必能坚守;即使能坚守,又未必能适时应变。在孔子眼中,学、道、立、权,是四个层次分明、依次递进的境界,而权的境界最高,最难达到。

孟子沿袭了孔子的思想,且更加灵活,具体:“男女授受不亲,礼也;嫂溺援之以手者,权也。”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“男女授受不亲”是儒家伦理的根本原则,可谓之“经”;“嫂溺援之以手者”则是对原则的具体灵活的运用,可谓之“权”——嫂嫂落水了,小叔子还是要拉一把的,毕竟人命关天。

经权之变,说起来容易,操作起来难度极高。大概也似绘画,如大师齐白石所言,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——“太似则媚俗,不似则欺世”,极端——太似与不似——皆不可取。文人之“病”,多在“执理无权”(戴震)——只知片面强调“天理”,不懂因时制宜,因此迂腐不堪。以反经的面目出现的权,也存在潜在的危险,行权无度很容易离经叛道。机会主义者在在不择手段谋取个人利益的同时,通常会冠冕堂皇地祭起灵活掌握、特事特办的旗子,因而丑陋至极。所以,儒家对权又有着本能的警惕,特别强调“反经合道”和“行权有道”。朱熹说:“虽是权,依旧不离那经,权只是经之变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)程颐甚至强调:“权只是经。”(《论语集注》)

凡事做到有经有权、反经合道,在经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,是一种极高的境界,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。在政治这一行动的领域,仅仅盯住信念之火不让他熄灭,或者做一个机械行事的齿轮和螺丝钉,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最困难的是,在具体的情形下,做到有经有权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——“嫂溺援之以手”既需要勇气,也需要智慧。通常所倡导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其实是现代版的经权之变。

柏克的《美洲三书》的最大价值,可能在于对于经权之变恰如其分的把握,这也是一种绝高的政治智慧。在柏克看来,美洲的独立并非不可避免,正是政治家的目光短浅和不通权变,才导致矛盾不断升级以至于不可收拾。当英国因为财政窘迫而试图课税于美洲的时候,柏克就敏锐地意识到事态可能被引爆,因为美洲在英国议会中并不享有代表权,而无代表不纳税一直是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。柏克在议会反对课税于美洲的建言最终没有被决策者采纳,于是利益之争进一步升级为原则之争——课税于美洲是违反宪法精神的。当战争一触即发,柏克在下院发表了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,这也是《美洲三书》中最为精彩的一篇。柏克演讲的核心是,若对美洲动武,既是对英国宪政的践踏,也是对美洲自由的侵害,不仅征服不了美洲,而且会导致美洲的独立。

柏克在美洲问题上料事如神,但最为难得的是他在事态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对策,尽管这些对策并未被当轴者所采纳。事情一旦涉及原则和主权这类“经”的问题,当轴者也就被搬弄上了虎背,些许的变通式的应对,立马会引起群情激愤的反对。面对一片主张对美洲动武的大呼小叫,无奈的柏克一针见血地质问:难道万事只能有常,就不该有变?柏克清醒地看到,“对内战,许多人表现得很热诚,然究其实,却多是嘴皮子功夫,很少见这高尚的情怀落到实处”。发出为国献身豪言的人并不上战场,许诺输家献财者却抵押上了整个国家。与经与常的迷惑力紧密相伴的,却是陷阱和丑陋。

对政治家而言,达经权之变,首先需要眼光,不能做事后诸葛亮,可惜,柏克周遭的大多数政治家“至少落后于政治50年”。其次,政治家既要会号脉,还要能开方。守经不变主义者貌似政治正确,但开出的方子或者陈年老套不能治病,或者以虎狼方使病情加重。就此两方面的基本素质而言,柏克不愧是政治家中之翘楚。



《美洲三书》
[英]爱德蒙·柏克 著
缪哲 选译
商务印书馆
2003年3月出版

经典阅读

管他什么书,只需再读一本书

文 / 顾则徐

对中国当代搞的调查、统计之类,我向来不怎么以为意。比如前段时间广西师大出版社公布的“死活读不下去前十名作品”,尽管引起不少评论家严肃讨论,我则以为不过是一个网络游戏而已。

不妨来具体看“前十名作品”名单: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称为经典,不过是五六十岁以上人的一厢情愿。真要说了解苏联文学,就小说的经典而言,基本的应是读高尔基、绥拉菲莫维奇、法捷耶夫、肖洛霍夫、爱伦堡、蒲宁、帕斯捷尔纳克、索尔仁尼琴等作家作品,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

不过就是偏执的红色励志作品而已,今天中国年轻人“死活读不下去”,恰恰证明了中国进步。

《瓦尔登湖》是美国作家梭罗的随笔性散文,这几十年中国几乎可以说平均一年一个译本,体现了一种十分堕落的翻译现象。散文翻译,倘若译者汉语言文学写作不是好手,不过欺骗读者而已。有些堕落的译本要读者接受,未免太看低读者。所以,读者拒绝参与这出版商业游戏,“死活读不下去”,乃是明智。诸如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之类,倘若不是做专门研究,凡外国文学作品,译者汉语言文学写作平平者,即使所译原著是如何经典,对于中国读者也不过就是属于可翻翻可不翻翻之列。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



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
[苏]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1952年12月出版

独》,以及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、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,诚然都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伟大作品,但是,正因为是巨著,便很花阅读工夫,如果不是从事专门文学研究和创作,不读他们未必就意味着文学修养属于低级。对于一般中国读者的文学审美来说,这些“现代派”小说并不是不存在障碍,中国一般读者重故事、情节、动作、精句,既然阅读是以“我”为主的欣赏,不愿意接受脑筋折磨并非罪孽。事实上,即使在产生这些作品的西方,在人们的生活中,也是越来越属于

小众的审美,更何况在审美差别很大的中国。即使中国专业做文学的,恐怕多数也未必读过这些作品。我大学读书时,中文系常有几个文学狂热分子来找我争论文学,他们所读不过主要是节选和介绍,跟他们讨论问题是很受罪的事情。高谈歌德而没有读过《浮士德》,高谈英国诗歌而没有读过拜伦,高谈黑色幽默而没有读过约瑟夫·海勒,高谈魔幻现实主义而没有读过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,高谈普鲁斯特其实只读过七大部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第一部《在斯万家那边》,这的确是中国文学圈子的现实。

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被列为“死活读不下去”,最使舆论惊诧,其实不过文学误解而已。《红楼梦》当然是伟大的

作品,但不等于普及读物,就普及程度而言,清朝闺阁中阅读《西厢记》而掉的眼泪之多远非《红楼梦》可比。民国红学,红学发展到当代成为一种极其腐朽的学术游戏,所营造的《红楼梦》话语成了令人神经的梦呓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向来不为女性读者所喜爱,即使男性读者,旧时也有“老不读三国,少不读水浒”的说法,并非一定要人人去读;在民国时候,倒是认识几个字的土匪头子非读这两本书不可,因为拜把子、打仗要模仿里面的内容,取里面的经验。《西游记》的特点不在语言艺术,而在于其想象艺术,故事艺术,没有读过《西游记》并不妨碍欣赏演绎的各种唐僧师徒故事,这就好像熟悉八仙过海故事的中国人未必要知道有一部《东游记》的书一样。

用书装潢外表的,基本是抚一下肚子就知道发福了的成年人,书包沉重的孩子,还在求文凭找工作的青年则少有这样的雅兴。列一些所谓经典名单,以为应该、必读,不过是肚子发福者的自以为是,是设定一种偏见标准强求儿童、青年。

2012年有报道说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调查,中国人扣除教科书后每人平均一年读一本书都不到。在这样的背景下喧嚣什么读经、读经典,就如要没有饭吃的乞丐去吃肉。不需要什么人来指导读什么书,中国人需要的只是读书,不管什么书,能多读一本书,就是多读了一倍多的书,就已经是极大幸事了。读书以兴趣第一,以喜欢第一,来几个肚子发福者一本正经教导必须、应该、一定读什么书,不过扫兴而已——扫兴尚属不善,用所谓读经、读经典令人反胃,把人吓住,永不愿意碰书,才真是罪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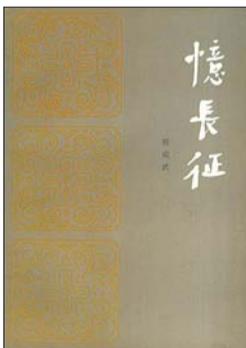
心灵牧场

一曲壮美的情义之歌

文 / 王佐良

我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感动,读了杨成武的《忆长征》。在我阅读过的书籍中,这是最让我感动、深思的一本。那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征途,天险飞渡,斩关夺隘,过雪山草地,传奇式的英雄事迹让我激动;从苏区出发的八万大军,到陕北时仅存数千人,那悲壮的战斗历程让我感慨。可最让我感动的,还是枪林弹雨中的战友情深,艰苦卓绝中强有力的思想工作,它凝聚了这支衣衫褴褛、饥肠辘辘的工农武装一往无前的无形力量,使它能够历经艰险,赢得胜利。我一直在想,什么是真正的情义?它们能被赋予现代的意义吗?

杨成武时任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四团政委。长征出发时,中央没有说明要去哪里,作为先遣团的红四团走了两天,有个江西籍的战士问他,政委,我们到底要去哪里?要走多久?杨成武知道,这其实是埋在每个红军战士心里的问题,这些土生土长的战士,有的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家乡。他耐心地对战士说,这是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,是为了粉碎敌人的“围剿”,保卫苏区。实际上,作为团政委,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,还能去哪里,但他必须让战士们懂得,为了革命的大局,不管到哪里,都必须坚定地走下去。在激烈的湘江战役中,他去看望伤员,他的目光落在一个头上缠着布



《忆长征》
杨成武 著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1982年5月出版

的重伤员身上,这不是那个小老表吗!小老表用最后的力气说,政委,往前走,打敌人,我——懂——了!说完,把一颗子弹交到他手上……正是有了这些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义无反顾的战士们,红军才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,坚持下去。

不仅普通的战士,指挥员同样舍生忘死,奋不顾身。湘江战役中,杨成武在越过敌人封锁的公路时右膝中弹,战友们冒着弹雨去救他。“头一个战士跨上公路,中弹倒下了。第二个战士还没靠上公路,又负了伤……”最后在战友们的掩护下,他被一口气拖出四五里,才脱离了险境。红五团政委易荡平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,毅然举枪自尽。他不是胆怯,而是为了全局的胜利,他不愿意拖累战友,这是一种真英雄的气概。红四团团长王开湘,身经百战,飞夺泸定桥,过雪山草地,他都身先士卒,沉着指挥……可就在胜利抵达吴起镇,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之后,他却因无法忍受伤寒的折磨,饮弹自尽。接替杨成武担任红四团政委的黄甦刚刚报到,口袋里揣着任职介绍信就投入战斗,当天就牺牲在战场……

红军官兵之间的情义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。红四团作为先锋,要第一个翻大雪山——夹金山,当地老百

姓称之为神仙山,意思是只有神仙能过。红四团却奇迹般地打赢了这场没有枪声的战斗——全团无一掉队!这得益于他们周密的准备,每个人都准备了一根探路的木棍。还有强有力的战时动员,在最关键的时刻,杨成武爬上一处高坡,大声喊,同志们,我们一定要踏着前面同志的脚印,一步步走!要当心滑倒,防止掉下山去。上级号召我们,要坚持下去,翻过雪山!“坚持下去,翻过雪山”,口号声响彻茫茫雪峰,这对于一支处在险境中的队伍,是最有力的鼓励,只有红军才会有这样的政治动员力。

《忆长征》的很多章节,我已看过多遍,可我始终不敢看过草地的那一章,因为我看过很多过草地的回忆录,那无数的牺牲都让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红四团会怎么样?无论这把尖刀的锋芒多么锐利,对于渺无人迹的草地,深深的沼泽,都无济于事。可他们过草地之后,迅速突破天险腊子口,打开红军北上抗日的通道,说明他们不愧是无往不胜的先锋团。此时,他们不再是不知道要去哪里、能去哪里的一支队伍,而是中国人民的一支抗日武装,正在开赴新的战场,他们肩负着民族的兴亡、祖国的安危,正是这个神圣的目标把他们又一次动员起来,从此征途将更险恶,但他们已有长征锤炼的意志和情怀,他们将是一支能够摧毁任何敌人的钢铁洪流。

时光飞逝,当年的军号硝烟已然远去,在今天追名逐利的滚滚红尘中,红军官兵的战友情义对我们尤为珍贵,愿不朽的文字能让它在人们心中代代流传。